

九十岁了，我还在“养育”着我的童年

金 波

书里书外

最近常常忽然想起我已90岁了，也常常感慨时间过得这么快。记得我80岁时，出版过一本《点亮小橘灯——金波80岁寄小读者》。现在我要出版一本《点亮满天星——金波90岁寄小读者》了。10年过得太快了，快得让人心慌发慌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做的工作少，与外界联系少，养老生活趣味少，这样，时间就显得过得快了。

可是，我转而一想，不对呀，新的养老生活，还是有新的体验啊！我的生活新体验是：

一，我过的很闲适的生活；

二，我过的爱思考的生活。

先说说我过得很快乐。

我退休很多年了，还住进了养老院。入住之前，我做了些准备，带来了想读的书，带来了昆虫网，带来了蝈蝈笼子。闲适就是过悠然养心的生活。朋友知道我的喜好，有的送兰花，送水仙；有的送乌龟，送小鱼。一旦养起来，还很忙。因为我面对的是生命，就多了些责任心。就拿养乌龟来说，我发现它爱吃蜗牛，所以下雨就去捉蜗牛。后来，一块儿养老的居民都帮我捉蜗牛。自从我养了乌龟，红烧甲鱼这道菜，我是不吃了。冬天养水仙，我很用心。遇上大晴天，没风，有阳光，我一定把水仙搬到室外，冻着它晒太阳，叶子就不会疯长。到了春节，水仙开得正好，我照旧搬到室外，放



到高台上，供大家欣赏。有人拍照，发到网上，招得不少人来赏花。我还采来牵牛花的种子，冬天种在花盆里，一冬都有盛开的牵牛花。那段时间，我拍了照，发给朋友看。我感受到了显摆的自豪。特别是养冬蝈蝈，白天一叫，四邻都听得见。晚上，它不叫，我睡不着。

我养花草草乌龟，养出了感情。有了感情就有了思想。想到这些生命，活得更自由舒适。我把自己的生命联结上了它们的生命，自己的生命好像也增加了价值似的。这里我要补充一句：我的小乌龟养了6年，死了。它的甲壳，成了我的小物件收藏品。

说到小物件收藏，这也是我闲适生活的丰富内容。我收藏过砚滴。我小时候学习写字，就羡慕人家用砚滴蘸水研墨。学习写字伴随着雅玩，好像又过了一个高贵的童年生活。我还收藏了一段“树抱石”。那是我看不够的收藏品。一想到几百年前，一段树根抱着几块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起长大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；

几百年后，被我收藏，我收藏的是克服苦难，是坚定不移，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感动。如果说这是闲适的生活，这种闲适让我享受到了美感，同时激发了我的思考。

再说说我的思考。

我总觉得我的这种闲适生活，让我回归童年了。回归童年，不仅仅是记忆的复活，也不仅仅是怀旧，不是简单地记得童年的故事。我觉得回归童年，是对童年的再体验，再认知，再发现。生理上的童年也许无法恢复，但心理上的童年会不断地被发现，被思考，被丰富。我是在探索童年，发现童年。我的思考童年，是生命的延续，是对人的天性的认知。

我是在用“老年”养育“童年”。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近70年，对童年的感受和认知是逐渐清晰和深入的。这使得我的生活不断地丰富起来，变得更有趣味。我甚至这样想过，一个人如果一生都保持对童年的思考，一定会获得一种生活的新鲜感。童年的每一天都是新的。童年的世界永远在显示着新的美好，让你快活，让你惊喜。

我在周围的老人中间，被认作是个快乐的人。我的快乐来自和孩子们的交往。我与孩子的交往，给予我的生命另一种色彩。这色彩是明亮的，开阔的，我想起蓝色：晴空的颜色，大海的颜色。人们称赞我们：你们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，都是有特异功能的人。我想这所谓特异功能大概就是“孩子缘”吧！一种彼此的终生亲近感。

就说我在《小朋友的礼物》里所讲的那个孩子：一个几乎要把三四粒小饼干送进嘴

里的幼儿园小朋友，一个当着我的面打开夹心饼干、让我自己取着吃的小男孩，还有那个送我食品让我拿回家吃的五六年级的女生。三个送我食品的孩子，食物不同，送的方法不同。我忽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在思考，他们表达的感情都是真诚的，但他们分别用了纯真、简便和周到的方式。

再讲一个故事。我还遇见一个小娃娃，大概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，她看见了我，叫了我一声“爷爷”就跑了过来。没过几天，在院子里，她又看见了我。我们的距离只有五六步远，她又是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又跑了过来。这次我注意到了，她看见我，无论多么近的距离，她总是跑过来见我。我很感动。因为她跑过来的姿态告诉我，她见到我是惊喜的，是意外的，是幸运的。（但是，我很愧疚，我竟然想不起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。）我还想说另一个让我思考的问题。有一次，一个成年人问孩子们：什么是爱？孩子们说出了各种答案，其中一个孩子回答：“当你叫到我的名字时，我感觉很安全。”我为这个答案震惊了，多么简洁，多么坚定，具有多么丰富的内涵！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孩子的答案。

在我进入90岁的年龄，我表达了很多新的感受和感悟。无论是闲适，还是思考，都是围绕着童年抒发的。从此，我意识到了当我们的年龄不再是童年时，童年并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我们有20岁的童年，40岁的童年，60岁的童年，80岁的童年。如今，我拥有了90岁的童年。我一直在“养育”着我的童年。

我一直认为，童年是我灵魂的岁月。



《引回风》：李敬泽著；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毕飞宇

“引回风”，三个字，不常见，它来自李敬泽。“回风动地起”，“回风”来自大地，也来自《古诗十九首》，或者说，来自李敬泽的童年。2025年，敬泽做了一个决定，把遥远的、兀自盘旋的“回风”给“引”回来，这就有了《引回风》这本书。

——李敬泽又出新书啦。新版里装的其实是陈酒，是过往几十年的一本随笔自选集。“自选集”，我还不知道吗，就是从《A》里抽出a，《B》里抽出b，《C》里抽出c，然后呢，出一本《abc》。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这么干的，我也是这么干的。所以说，拿到《引回风》之后我没有打开它。——俺都读过啦。

其实我没有读过。对我来说，《引回风》是一本新书，虽然最早的篇章远在1994年就写成了。

敬泽出生于1964年的1月11日，我出生于1964年的1月19日。19岁的那一年，我考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差不多就在走进扬州师范学院的那一刻，我开始写诗了。我喜欢诗，但是，回头来问问自己，我有没有通过自己的笔改变命运的渴求呢？有的。敬泽是16岁走进北大的，这个踌躇满志的少年渴望不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我估计不会。

一眨眼我们就30岁了。30岁，我已经小有成就。敬泽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一直在“晃悠”。等到他终于不“晃悠”，开始做文学批评，他大量地、没完没了地阅读中国当代文学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，还有和我年纪相仿的一大批新锐小说家。敬泽最终拿起笔来，目标只有一个，为他人鼓，为他人呼。敬泽为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而高兴。老实说，作为敬泽的同代人，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还没有得到过李敬泽的评论呢，谁没有因为李敬泽的评论而醉里挑灯和抓耳挠腮呢？李敬泽珍惜所有的才华，他就是一把手电，照亮着别人。他愿意别人好。他不能接受任何一点才华从他的身边消逝。

但手电也许会为自己而亮。请允许我想象一下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个黄昏，敬泽从什刹海游泳上岸，咏而归。夏日的风吹干了他的长发，他走进了一家理发店，他让理发师把他自来卷的长发剪去了，短发让他清爽。他决定，从明天起，不仅做一个评论者，也要做一个写作的人，关心本我和自我。就此，他浩荡的才华终于有了确凿的和向内的去处。这一写就是30年。

按理说，写到我们这个年纪，不该再扯什么“才华”之类的东烘话了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敬泽的才华真是太好了。他语言的组织性和建构性让他成了一个风格独特的写作者。他的文字洋溢着无尽的驱动，然而又不是直线的和迅疾的，相反，迂回得很，有时候甚至会很缓慢。阅读李敬泽经常使我想起内蒙古大草原上轰然的马群，马群汹涌，它们在驰骋的时候时常大规模拐弯。纷乱的、数不清的马蹄是劲爆的和放纵的，然而，因为内部的协调，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从容，是洒脱无边。敬泽的文字里有一种极好的东西，我把它叫作马力。这马力不是来自1000匹马力的引擎，它就是1000匹马。

于文明的印记中看见来路

刘 石



《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》编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办公室 中信出版社出版。

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写武陵人偶入桃花源：“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扶向路，处处志之。”志者，记也。有了印记，则可寻来时之路；失去了印记，便只能如李白笔下“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”，陷入茫然之境。

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立于世界舞台，必有其来时路。来时路，乃成长之路、奋进之路、成功之路，承载着丰厚的历史记忆与文明传承。中华文明的精神印记，正是来时路上照映行人的“风光物采”。

中华文明宛如静默流淌的江河，其精神基因蕴藏在文化典籍与世代传承的习俗风尚之中。中国人的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道德观，如空气般浸润于日常生活的角落。此般“日用而不觉”的文化特质，恰似春雨，无声无息而滋养万物。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”之训诫，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”之警醒，“长太息以掩涕兮”之悲悯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之担当……这些穿越时空的精神遗产，构筑起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，内化为中华儿女血脉中的文化自觉。

《孝经》有“立身行道”之语，宋儒张载有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之论。立心，偏于

身，探索诚正修身、涵养品德与家国抱负、天下情怀的物我化一，力求个体生命在社会担当中的价值实现。

书中的12个关键词各具妙韵。例如“阴阳”，简洁的二字，凝练了世间万物相辅相成之理，将纷繁复杂的世界抽象至极致。又如“家国”：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不仅体现一种递进的人生追求，也蕴含深刻的类比关系。12个凝练的文化符号，如同薪火相传的精神火种。失此精神根基，便如无根之木；怀此文化气韵，方能以滚烫情怀，扎根厚土。

中华文化精神中的宇宙哲思，为我们提供了深邃的精神滋养；社会责任，培养了人们的家国情怀；修身之道，为个人的价值观塑造和精神成长树立了道德准则。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基因。

全书探究中华文明的哲学星图、社会经纬与道德光谱，于现代语境下，赋予中华文明优秀因子以新的价值，也有益于促进世界文明互鉴。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、教授。此文为《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》一书序言，本版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）

听，时间流淌的声音

——评《时间的发现》

鲁博林

质学者们认真审视岩层与化石时，他们震惊地发现，大地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那么，变化从何而来？对此的解释引发了一系列横跨宇宙论、自然哲学、伦理学和经验研究的思想交锋。最终，现代科学思想冲破了古老僵化的“时间壁垒”，将地球的年龄从数千年拉长了亿万倍。地球获得了独属于它的“历史”。

这一突破的意义极为深远——它意味着人类开始用“历史”的眼光看待自身所处的“世界舞台”。有了更大的“舞台”，生物学层面的演化论才得以顺利登场。在达尔文革命之后，自然生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“受造物”，而是构成了一棵同气连枝、根脉相通的演化巨树。随后，“历史”的洪流涌向了更广阔的宇宙，从恒星的演化到宇宙的起源，连最坚硬永恒法则的物理学，也逐渐接受了“演化”观念。

那么，究竟从什么时候起，人们开始为自然“编写历史”呢？

由科学哲学家斯蒂芬·图尔敏与琼·古德菲尔德合著、知名科技史家张卜天翻译的《时间的发现》一书，正是揭开这一思想史谜题的一把钥匙。

该书并非一部枯燥的科学编年史，而更类似演绎“时间之发现”的宏大思想戏剧。作者先用相当篇幅回顾了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静态自然观：西方人一度相信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0多年，此后物种便固定不变；东方的智者或许更多变化，却也同样囿于循环与命定的世界观。漫长的岁月里，自然周而复始，似乎并不怎么需要历史。

谁能想到，转变的契机不在形而上的渺云端，而在脚下坚实的大地之中。

根据作者的描绘，18、19世纪地质科学引领了这场精彩的“破壁之旅”。当早期地

质学者们认真审视岩层与化石时，他们震惊地发现，大地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那么，变化从何而来？对此的解释引发了一系列横跨宇宙论、自然哲学、伦理学和经验研究的思想交锋。最终，现代科学思想冲破了古老僵化的“时间壁垒”，将地球的年龄从数千年拉长了亿万倍。地球获得了独属于它的“历史”。

这一突破的意义极为深远——它意味着人类开始用“历史”的眼光看待自身所处的“世界舞台”。有了更大的“舞台”，生物学层面的演化论才得以顺利登场。在达尔文革命之后，自然生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“受造物”，而是构成了一棵同气连枝、根脉相通的演化巨树。随后，“历史”的洪流涌向了更广阔的宇宙，从恒星的演化到宇宙的起源，连最坚硬永恒法则的物理学，也逐渐接受了“演化”观念。

那么，究竟从什么时候起，人们开始为自然“编写历史”呢？

由科学哲学家斯蒂芬·图尔敏与琼·古德菲尔德合著、知名科技史家张卜天翻译的《时间的发现》一书，正是揭开这一思想史谜题的一把钥匙。

该书并非一部枯燥的科学编年史，而更



都著：《背影》（三）：马未

作者以记录完成告别，留存时代变迁中的个体际遇，为当代社会留下一份厚重的记忆文本。



胜著：《矮纸闲草》：王必

本书回顾了当代散文30多年来的演进脉络，对散文文体特质展开理论研究，对散文创作现状作出评论分析。



本版责编
任飞帆
版式设计
张丹峰

本版邮箱：dushu@peopledaily.cn



德著：《时间的发现》：[英]斯蒂芬·图尔敏、[美]朱恩·黑泽；张卜天译；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其实，在戏曲艺术界，广植桃李，无私授业，早已蔚然成风，许多名家大师在功成名就后，仍以传承为己任，直至死而后已的例子实在太多了。《江南红菱正艳》记录了京剧名家黄孝慈临终授徒的故事，她备受癌症煎熬却强忍挣扎，每日将弟子招至床边，坚持把代表作《红菱艳》完整地传授下去。在昏迷多日后，她醒来了，眼前是家人和学生们，环顾四周，提高声音唱出最后一句台词后驾鹤西去，这是一位艺术家对人世充满悲情而又壮美的告别。

长达800余年的中国戏曲艺术，在岁月的淘洗中形成了珍贵的结晶，戏曲的各个行当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，京剧武行出神入化的表演，更为人们所欣赏和赞叹。作者在书写周云霞、周云亮姐弟的故事时，择取了各自最精彩最扣人心弦的片段，把他们身怀绝技、风华绝代的形象展露无遗。

京昆之外，还有同样精彩的地方戏。扬剧三大流派的开山宗师高秀英、金运贵、华素琴，出身寒门，在火坑泥潭中打滚，却始终不向命运低头。她们创造性地艺术成果，成了流派的魂，镇剧的宝。像这样奋发有为、开宗立派的艺人艺事，是扮靓戏曲天地的绝佳风景。作者移笔锡剧标志性的名家倪同芳。她演出甚多，获奖无数，退休后，履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责任，要把最好的艺术留给后人，其弟子现多已开枝散叶，卓然成才。

作者自幼是戏校大院的孩子，因父母与戏结缘，习艺是“业余”的，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自学苦旅，现在已成艺跨京昆的名家，并在多年默默耕耘中，成为剧史学者。一部匠心之作，不仅内容要有特色，而且也要讲究形式，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照片，图文并茂，赏心悦目，平添几许审美快意。